



省劄

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秘著居家力學多有著成
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須議指揮

右劄付臨江軍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
目差能書吏人齎紙札如法謄寫就委
本官點對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
投

進準此

端平元年八月初壹日

押

押押

臨江軍

牒上 觀使著作秘閣郎中

今月初五日準

安撫使衙牌筒備準

尚書省劄子訪聞臨江軍新宮觀張秘著居家力學多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付臨江軍令守臣以禮延請詢訪件目差能書吏人齋紙札如法謄寫就委本官點對無差悞並繳申尚書省以憑投

進須至公文

牒除已委請司戶趙從事并差虞侯萬宣齋牒劄

前去禮請今請候到幸詳
省劄指揮事理施行仍希
公文回報謹牒

端平元年九月

日

牒

牒上

觀使著作秘閣郎中

文林郎臨江軍司理參軍權判官通判趙

文林郎臨江軍判官董

差出

宣教郎通判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葉

試院

朝請大夫知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

潘剛中押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玖月柒日承

使軍牒并委司戶趙從事親至洽所居為準

省劄指揮令本軍詢訪洽所著書件目騰寫

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證得洽舊嘗私著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及

歷代地理沿革表等書雖已粗成篇秩其間

亦有未曾脩改定本今來忽準

朝旨令行繳納竊惟洽學術疎淺斐然有述

止以自備遺忘而已初未嘗敢以著書自名
不謂上關
朝聽特蒙

行下取索且將以上備

乙覽其在草野愚儒雖知非稱其敢以蕪陋
為辭容日下一面修改校定俟得允當却容
齎本申納

使軍差人繕寫繳申

朝省謹先具狀遵稟欲乞
先次備申

尚書省照會施行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申

臨江軍使衙伏望

指揮施行謹狀

端平元年九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

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

省劄訪聞洽有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

乙覽劄下本軍詢訪件司差人齎紙札謄寫

並繳申

尚書省以憑投

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蚤孤於他藝能
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為春秋
之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行事斷以是非
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

所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
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
論莫不考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
年既久似有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
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
之傳名曰春秋集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
放先師文公語孟之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
以為集註而間有一得之愚則亦竊自附於
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粹在此書然智
識昏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得聖人筆削

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分合之參
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忽更散
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其然
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之
模範述為一編以今之郡縣為經而緯以上
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考百世可
知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
千一雖綱條粗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
凡後來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
詳大抵皆仍其舊而已抵牾舛謬不敢自保

始蓋期於餘力休暇之時尚求它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間當甲申待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次猶冀未遂首丘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加刊定使就滌理未嘗敢以為成書也載惟草野愚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是不韙者不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刻統會群言掎擊異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

訪問稱其有裨治道
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
乙夜之覽

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聞祇益為罪但惟此書實未為全備故自聞命以來雖加脩潤而自顧蕪陋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

命為懼是以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廿八卷春秋集註一十一卷綱領一卷地理沿革表廿七卷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褱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情悻望
朝廷先賜

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闊於事乞免奏

御塵瀆

睿覽若猶

采其葑菲遂以投

進伏乞敷

奏前件所陳異述有隱之

誅洽下情無任惶懼俟

命之至須至申

聞者

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

指揮謹狀

端平二年七月

日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張洽狀

小貼子

洽照得

紹興間給事胡公被

旨纂脩所著春秋傳書內本文及已見援引
它書應有犯

淵聖御名及

本朝廟諱並不改易本字但缺點畫為字不成覆以黃紙今來洽所繳申三件書內有與前項事理一同雖昨來不曾申明輒敢遵用紹興已降指揮體例並依本字修寫覆以黃紙以彰

聖朝尊經術開不諱之盛德所是洽冒昧僭越之罪伏候

朝廷指揮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

程子云曰予上少湯字

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顏淵問為

邦子曰行夏之時

寅為人正時以作事當以人為紀故取之

乘殷之

輅

得質中服周之冕之得中文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

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所因謂三綱五

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

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

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

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

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

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

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公羊傳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
為之也其詞則丘有
罪焉爾亦此意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
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

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于大野獲麟孔子曰吾
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
十四年約其文詞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孔
子在位聽訟文詞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詞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氏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建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

漢董氏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

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濂溪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河南邵氏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揆五伯者功之首辜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五伯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橫渠張氏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禮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伊川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理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始見其法之用又曰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他經非不可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中非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之間所可取也視其當然之時則閉戶胼胝各為其中也權之為言稱錘之謂也何物為權義也時也亦只說到義以上更難說

在人自看如何又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
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
之言深得其旨○又作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
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尊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
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暨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
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暨不復作
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

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
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
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
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
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
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
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
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

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
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
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
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
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
之用心一本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
優游涵泳黜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又曰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為之例然
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有
重疊言

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
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
須別又曰春秋之文一其意止欲示人君慎重民力
也○胡氏曰辭同者正例也詞異則其例變矣
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惟窮
理精義以學春秋者於
例中見法例外通類也

武夷胡氏曰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
傳心之要典也孟氏又發明宗旨以為天子之
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
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
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
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

討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理自此可庸有德必褒而善可勸有罪必貶而惡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滅矣是故春秋之作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

事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所同然者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又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

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載惠公元
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
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
若夫來賄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
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
謂此類也謂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
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
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
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鑿矣萬
物紛錯懸諸天衆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

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王之與砥砭
必有能辨之者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我
未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
衛州吁以稱人為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
不書葬賊不討以臯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人
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
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繆義則
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
浸失本貞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
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
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弘意大旨
簡易明白汨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至治二年九月 日司吏黃道亨 楊聖傳

直學劉元衡蕭時允

訓導羅道隆張庭堅胡尚恕

訓導楊桂芳廖性成劉敬直

學賓高 犖 孫文孫

府掾宜春 趙方玉

臨江路儒學正 豫章涂 鼎

臨江路儒學教授 廬陵劉豈蟠

承務郎臨江路總管府經歷漳川 呂邦直

朝列大夫同知臨江路總管府事古汴趙文炳

春秋卷第一

張洽集註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為史所記之名也表

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史所記之名也表

隱公曰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孟法不尸其位

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歸于我生而

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而

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羊

傳桓公幼諸大夫板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

辭立則夫知之桓之將必得也且如桓立則

恐諸大夫之不能相與也故凡隱之立立為

桓立也○伊川程子曰夫君子之道既不行於

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先王之

業王道絕矣孟子曰一年卒不能復與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及於公

又曰詩亡者謂推亡政教號令不及於公

也○泰山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後用非

以平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公後用非

微弱諸侯強所加壞法易修貢賦不奉號令無
所東賞罰無所加壞法易修貢賦不奉號令無
戎父攘國竊號在在有事皆征伐四出蕩然不
禁天下之正中國之在在有事皆征伐四出蕩然不
庸暗歷孝逾惠莫能中興播蕩陵夷建隱而
死雅誥不復作天不復有王矣故詩至黍
離而降書自隱公而始也絕
春秋乃作自隱公而始也絕

元年春王正月之元各隱公之始年也古者諸侯
書是年為平王之四十九年冬至陽氣萌生朔則三統為建
也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朔則三統為建
天統蓋天統以氣為主故曰之建子即以為春而
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云三統者天施地
化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商正建丑則也
人事之紀夏正建寅之謂也周正建子商正建丑則也
十一尊周以一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
方尊周以一聖人雖欲行夏之時而春秋因史作經
簡畧多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至於會于盟
以大畧見者乃繫事於時考之以書如春大會于盟

津秋大熟未獲此事以大畧見而繫時者其也其餘
記其日月則不必繫時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
畢命惟十有二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他如武成康誥
顧命等篇皆月不繫於時蓋止欲紀他如武成康誥
則知時也春秋筆削史記加以謹春法於元之文者
王正月之上每歲四時必加以謹春法於元之文者
程氏所謂春天下承王正月明此書春王正月示同人君
當上奉天時下承王正月明此書春王正月示同人君
而人道立者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
正朔者天子所以奉若天道而敬授人時者也
之曆象舜之璇璣皆帝王之政而惟禮樂征伐不稟
者是時王政不行諸侯放恣不惟禮樂征伐不稟
於周室而正朔亦國自為曆故考之唐志周
魯宋各有一曆法晉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夫
子示撥亂反正之法而特書王正月此公羊所謂
大一統也示一統於此而禮樂征伐之專者以次
而正焉此元年春假魯正史以法為謹始之書也
不書即位蓋春秋假魯正史以法為謹始之書也
難以顯言者故與先君之命故謹嚴其即位恐其未
自立不顯言者故與先君之命故謹嚴其即位恐其未

著先故特書正月其以起之蓋諸侯之有國必受天子
命守宗廟之典苟或不然守天子之土而無天子之
一或闕焉君子有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侯其
父惠公本欲立桓公然惠公之薨桓尚幼諸侯其
不克隱而授之立乎隱公欲成其志而授之然公卒
人之志雖如此而有與桓不請于天子下不以授之
年而大命不發讒說得行故胡氏以爲諸大夫起
已而遂立乎其位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所由起
春秋細隱公即位所以不明於始也三月公及邾儀
父盟于莒人語也莒公作邾與禮記檀弓三月建寅
魯人書也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
之獨爵所以崇敬也及與也凡盟會侵伐內爲主書稱

及外爲主書會所以別首從而謹善惡之首也邾
今襲慶府鄒縣儀父邾君之字左氏曰邾子克也邾
邾魯之附庸而共軟其血告誓神明約信誓神之
其禮蓋殺牲而共軟其血告誓神明約信誓神之
令神加殃咎如此牲也莒魯地鄭樵曰今兗
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盟不書日遠而失之也○今
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之盟夫繼好息與講
有國之當然而殺牲要神則非爲人上者相與講
信修睦之道故書公之及盟以譏其未好卒習俗
以久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今開封府鄆縣鄭
成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今開封府鄆縣鄭
伯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莊
公之名寤生段鄭伯之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莊
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百雉公請曰姜氏
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都城過百雉公請曰姜氏
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行不義必自斃子姑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姜氏何厭之行不義必自斃子姑
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又曰不以義已
邑至於廩延子封曰西鄙北鄙貳於已又曰不以義已

暉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
代京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大臣
出奔共春秋於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
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
稱君著其君之志也仁人之於弟出入誅殺之事則
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
不姦格厚之以思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段
無念鞠子哀之不為之所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其恨
授之京都而後不為之所懷其母偏愛欲奪已位其恨
居京收邑之先時可制而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
於未發之先時可制而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
後以寇讎之法討之段之以力勝為事而有所誅為期矣至於
伐京伐鄆之日雖段之死不於兵而有非特以無復
不書其弟段固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
不才弃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賊無復
天倫之念故書曰克段於筆削之間矣穀梁氏曰段
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間矣穀梁氏曰段
失子弟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程子曰何甚乎鄭伯甚
鄭伯之弟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程子曰何甚乎鄭伯甚

之疆使之疆所以致其惡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
也疆使之疆所以致其惡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來魯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名
惠公之妾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
或亦去羊也曰惠公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
所以助主人送葬也車馬曰賵士喪禮公賵玄纁
西馬西天子賜諸侯之制未聞按惠公仲子皆已
葬則此天子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周王捕王耳
春秋如此已不及事而追行其禮也○周王捕王耳
之命如臯陶所謂命討典禮皆出於諸侯有禮而
行之此春秋稱天王之義也天子於諸侯有禮而
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諸侯無再娶之禮惠
公幸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為夫人正犯以
妾為妻之所謂犯瀆亂夫婦之綱也天討之所當
伐之法所謂犯瀆亂夫婦之綱也天討之所當
公之臯反厚其送終之法蓋此類也平王不能加九
來贈冢宰不能以紀法部乃奉命以賜亂倫而
侯上借冢宰不能以紀法部乃奉命以賜亂倫而
於是貶冢宰於上士中春秋初深臯其以百撥之法

尊之書以尊職一至於此貶其臣則君可知矣凡春
秋而後加焉不可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宋城縣○天
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焉及內之微者宋人外卑
者也○惠公之季年賤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
不故盟于宿書此于茂之盟同旨夫盟以結信終
足恃斷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周畿內諸侯為王
可識矣○襄內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
何也○襄內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謂朝
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禮天子錕矢不出會諸侯
脩之內不行竟中至尊不貳之也謹按內外東
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王帛聘必有幣匪諸
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有甸不聘以相授受所
以絕人慾往來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說矣經書祭
時防微枉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說矣經書祭
伯未所以朝以存內外之防也蕩然公子益師卒
故特去其朝以存內外之防也蕩然公子益師卒

衆父卒海陵胡氏曰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理或
然也春秋於諸侯書卒書葬恩紀詳畧之故問其
卿大夫是謂股肱不書葬恩紀詳畧之故問其疾
其喪賜其葬臣鄰之義必厚其送終之思此春秋
大夫之書卒之旨也復不書葬恩紀詳畧之故問其
受命於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
官不與其為卿也愚按東遷以來諸侯之卿皆不書
不以天子之命為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於
王而其疆大者亦不守列國三卿之制如晉至於
命六卿魯至鞏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
士會以敵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
秋所以於列國之大夫自宋之統承先王之外列
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列國一
切削之也大夫卒必書日不日史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此蓋徐州之費誓稱淮夷徐戎

魯之東郊者後書魯與戎盟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
趙氏曰九戎狄不書爵號而君臣同詞臨江劉氏

師而與外諸夏內諸君也。不與外夷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
日與外諸夏內諸君也。不與外夷君稱外之也。王者內京
及朝聘不與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狄。戎之北也。
杜氏曰：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也。後著其名爵外之也。
修惠公之好也。戒請盟，公辭。今按：待戎之法，驅于潛
而已。此費誓所以錄於書也。惠公與之，其好會可也。
不能請，雖絕之，因與為禮。登戎夷於堂，陞遂來其盟誓。
之請，雖辭於今，竟不能却。而與盟於陞，遂來其盟誓。
曰：會戎，所以讓夷。秋，以啟其獯。夏之尊，失於後，故於此書。
修政事，以讓夷。秋，以啟其獯。夏之尊，失於後，故於此書。
所謂：齊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夏五月，莒人入
向。莒國已姓，今密州莒縣。向，小國，姜姓，炎帝之後。
字記：屬應天府，穀熟縣。書人將，卑師，少入謂破其
都城，蹂躪踐市也。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
弱，暴寡，紛然，無制。莒以一婦人之姑，擅興兵之出陵。

之國都王法。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倭。○無駭
所當誅也。王法。無駭帥師入極。駭，穀梁作倭。○無駭
為司空，不極。擣，孔氏正。義賈逵以：為駭，邑書帥師。
未王命也。擣，孔氏正。義賈逵以：為駭，邑書帥師。
用大衆也。擣，孔氏正。義賈逵以：為駭，邑書帥師。
暴小國，義與入向。同。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
唐。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今之單縣魚
諸侯會盟，皆有相期。約行禮之日，然會未有書。其
日者，至於盟誓，必詳其月與日。以其相與約信，或
尋或寒，皆考於此。固國之所尤謹也。前此，茂宿
二盟，皆不書。日久，遠失之耳。至於中國諸侯與戎
相誼，尤不可如此。大者，蓋盟者刑牲，以相示。謂神
殛背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為之尚，以長亂。戎豺
狼而與之，豺狼之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庇而責
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為中國之深禍，故春秋於唐
之盟，不特謹其日，又特及戎盟之深。臯隱公書之，失
道而容其亂，華也。胡氏曰：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討
援而配耦，非其類。如西漢宗之於匈奴，約我狄，以與

盟而臣主蒙其秋恥如德宗之盟其於尚結贊雖悔於九

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其於垂戒可謂遠矣

月紀履綸來逆女杜氏曰今屬青州壽光縣漢屬北

氏作裂繻陸氏云誤也今從公穀履綸紀未賜族

之大夫也不稱使公羊曰婚禮不稱主紀今按劉

亦祭公及凡婚所以養廉遠耻故不稱使也女子諸侯

故稱女婚稱事與卒逆女皆詳書于策蓋送終之按

與謹始一也男之配萬事之先天子諸侯無出

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至於所館然

後親以迎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

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輕配耦而

無以正一國之夫婦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

故具書以見得失程子曰臨江劉氏曰歸于紀女即履

綸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內女嫁為諸侯于諸

則書逆書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程左氏從公穀曰帛

明重事也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程左氏從公穀曰帛

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尤氏附會作

帛杜氏以為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

者也有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據舊史因之說不能益

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士薨隱公夫人薨有常處也

夫人卒葬異於外尊尊也不地夫人士葬禮未備待

子氏不書葬者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

君薨而合祔也○本朝后雖先崩鄭人伐衛朝歌

必侯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治與鄭人伐衛朝歌

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早師少陸氏曰成公以前

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徵者也凡師聲前

致討曰伐無名師曰侵○鄭共叔之亂段子公

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諸侯擅與兵以固其封疆當引咎

或自辨喻之亂也禮義不得免則固其封疆當引咎

子方伯今鄭聲衛擯而不戰法所不容也衛

服則可免矣鄭人擅與戎王法所不容也衛

三年春王二月程子曰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

三月春王二月程子曰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

三月春王二月程子曰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

則書時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
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紀立春秋之大
義已巳日有食之食不書朔史失之日者非史之失則
也食君道所大忌唐歷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
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歷推春秋中日食大槩皆
入食限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
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
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
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
有小書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德之
所生也今按曆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
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
于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中國無霸
夷狄借竊亂滋起此春秋所以特書以起人主
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
也亂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之形天子崩不書名至尊
異於諸侯也喪服天子之禮也天杖之喪同軌畢至
履三年諸侯為天子斬衰苴經杖之喪同軌畢至

為臣子者以所聞先後喪禮也隱公聞喪而不
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志以見臯
之淺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未訃而魯人不往且
志武氏子之求購則隱公之薨視五十年不勝
動其心而自同於禽獸夷狄惡極臯大不可勝
不待見矣絕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以尹氏充傳作君
而自見矣義例皆無考據故當以公穀為正○尹氏
者王室之世卿詩節南山指尹氏大師為致亂之
人後此二百年立幽厲之後不能擇異忠賢以修
王室久矣平王繼幽厲之後不能擇異忠賢以修
其政而因用致亂之族使之深根固抵而不可
故春秋於此即其告終變例書氏以見平王不能
中興周室之由而尹氏數百年相繼禍敗所
以著世卿不擇賢之弊為後世之深戒也秋武
氏子來求購命也士王之稱使古者王崩亦世官
聽豕宰故聽則羊傳曰當喪未君也○胡氏曰夫百
官總已以聽則攝行軍國之事也○胡氏曰夫百

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按
惠公之薨宰咺歸賙而平王之喪隱公不奔臯不
勝誅為政於王室者不能輔王以舉體矣政刑而遣使
下求於列國春秋直書以見其隳體矣政取輕天
下文武之澤斬然矣隱公三年間經書入周室止
四事耳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興復盡已具見
此春秋所以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下於天子
為簡明也
且以別內外而謹始終之際也穆公者宣公之弟
宣公之薨也舍其子與夷而立之穆公疾召司馬
孔父使之立與夷羣臣欲立穆公子穆公不許使
馬出居鄭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鄰國之常
禮人情之當然諸侯卒之
與國之大故未告則書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

盟于石門齊國名今青州臨淄縣石門齊地在濟南府臨邑縣○齊侯僖公鄭伯莊公來

告故書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

門之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盛疆而鄭莊

齊以敵之覆之雖齊間於宋盟好而左右離間必使惟

已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二國好合宋與

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于策將使後人考

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疆王政不

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被其禍也

未葬宋穆公也葬自內錄往會則書穆謚也諸侯

合請謚於王宋公爵也其稱公與齊衛異矣然春

秋自蔡桓侯之外皆不請于王而私謚者也○左

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嫻至此葬禮久近與

當會者之節也胡氏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史

其義則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

也諸侯於方岳之同盟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

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卒而或葬或不

葬者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

有討其賊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

不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

是討其賊也晉主夏盟在景公告喪書日矣而經

不書葬是諱其辱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親

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也

於禮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
討其賊諱其辱避其號聖人所以削春秋之法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周之三月魯國在
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取者言非其有而恃
力兼并之也○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
封莒人擅與兵以伐人又取其地明伐不以臯志
在貪其地故西書伐取以見王法所當誅也穀梁
傳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
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君完州穀梁作祝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不稱公
子言殺卑賤之意君父言殺積漸之名也○初衛
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嬖其姊
戴嬖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嬖子州吁有寵而好
兵公弗禁桓公莊姜惡之石碻諫弗聽其子厚與州
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今年州吁弑桓公而立
謹按弑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
言其所理以爲臣子而至於辭之不早非也衛國之
故其所以漸矣由辭之不早非也衛國之禍

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之存之
時妾上僭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
殖之滋長終不能圖以致使篡殺成於桓公既立之
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從起
而嚴履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夫婦內寵僭嫡嬖
正則亂之所從生也夫君臣父子夫婦內寵僭嫡嬖
子害正石碻之諫足以悟矣而弗圖辯之不通於
貽禍後嗣可謂慘矣董氏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
春秋之名義者必蒙首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期而會
惡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
之名古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卒然相遇則
近者為主遠者爲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
絕慢易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
遇相禮見而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
而書以譏其非王事而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
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乃行
遇禮而不還故特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州宛丘
書以譏之也
鄭縣蔡州上蔡縣○宋自殤公亡公子馮出居
鄭之後馬以穆公不立已爲恨有反取其國之心

鄭莊又從而佐之於宋殤與鄭湲為仇矣及是
衛州吁立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使告于宋求
伐鄭以除子馬而四國同伐鄭也又擊鼓詩怨州吁
故宋公許之而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文仲也
言從孫子仲穆公而之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
宋殤受國於穆公而之有爭位之心正當修德和
州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無所納交殤公苟
知名其為賊拒其邦說于王而討之則一舉而
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也
今乃怨於鄰國於是和說今陳蔡以助逆賊之
首修怨於鄰國於是和說今陳蔡以助逆賊之
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
殺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從
自及也春秋書宋公為我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
首蓋即事而臯自見矣夫公子鞏不書公隱公
蔡人衛人伐鄭鞏魯大夫也傳宋公使來乞師公
帥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鞏
而怵於鞏之固請君弱臣彊正不勝而邪說行辯
乃重言以見其臯惡不復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
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代鄭此說稽之經意事理央
為繆妄故前書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見明大
使鞏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
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於宋公陳侯蔡
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之書既叙之又重叙之所以反覆痛宋殤
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
之大變不知夷狄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常事宋魯
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
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之傷世變扶天
理之深旨不可徇傳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
意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汴名在曹衛之間受
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傳州吁未能和其
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碛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
執之衛人使討則之亂明國中人亦使其宰殺石厚
于陳○稱人使討則之亂明國中人亦使其宰殺石厚

而怵於鞏之固請君弱臣彊正不勝而邪說行辯
乃重言以見其臯惡不復可勝誅而左氏乃以為
東門五日而還今復代鄭此說稽之經意事理央
為繆妄故前書亦未可深信要之隱公不見明大
使鞏掌兵權以稔其惡初不待傳而可見至於聖
人以簡嚴之法作經嘗曰書之重詞於宋公陳侯蔡
可不察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此年於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之書既叙之又重叙之所以反覆痛宋殤
失計陳蔡復無人黨亂賊以虐無辜視臣弑其君
之大變不知夷狄禽獸所不為者而以為常事宋魯
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為常事宋魯
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之傷世變扶天
理之深旨不可徇傳者之陋見而不明聖人之正
意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汴名在曹衛之間受
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傳州吁未能和其
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碛告于陳請即圖之陳人
執之衛人使討則之亂明國中人亦使其宰殺石厚
于陳○稱人使討則之亂明國中人亦使其宰殺石厚

作亂自立為君者其為國人所殺皆稱人言衆所
共奔不以紀地而君亦夫人所討也胡氏曰于濮云
夫州吁但二月殺君而不能即討者由諸侯之臯也
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故曰春秋成而亂
而以失賊臯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
臣懼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有二月宣公即位今按名之而
先君之命又無王命矣程子曰
不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
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臺○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聽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公不聽以
昔益戒舜曰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佚罔淫
于樂周公告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游于佚罔淫
競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惟

耽樂之從則將以逸豫而滅厥德隱公忽臧僖伯
之正諫而遠從事於遊觀非所以為君國子民之
循禮遵法以隱公為戒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桓
名完而謚桓蓋古不諱名嫌也弒十四月賊討而
後葬是以緩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者行之也桓
公見弒而加此謚又衛侯爵而稱公見國人之私謚
也程子曰送終大事也侯爵而稱公見國人之私謚
之謚一知忠孝者不忍為也謹按程子之言深足以
發明一經書葬之措學也謹按程子之言深足以
時為君父之終也秋衛師入邲稱師將甲師衆○兀
杜氏曰東平元父侵衛故師入邲此繼亂而立者也
衛之亂也邲人侵衛故師入邲此繼亂而立者也
必有圖終艾革弊之政憤排圖治之思而後可以保
國而以修怨為事則知其無尊矣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仲子非正夫人考成也仲子解見隱元為

桓立故為其母築別宮
則以氏繫姓以母築別宮
此者春秋所執人持一羽
舞而所執六羽以象文德
事故獨奏文樂也公羊傳
八伯諸公六諸侯四左氏
公問羽數於仲舞衆衆仲
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
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天子之禮樂祀周公後世
仲以衆仲之言不敢同群
仲居以魯之郊禘為周公
禮節成王之過也謹按周
周禮之說衆仲姑欲止用
羊禮也說衆仲者不其獻
羽不當用於仲子廟書初
之室一當言而盡魯僭禮
之室一當言而盡魯僭禮

此類也常山劉氏曰魯僭
春秋每事書之以正天下
宋邑人為道鄭人田以邦
道主也螟蟲食苗心曰螟
有二月辛未公子彊卒彊
不敢忘葬之加一等杜氏
子之非公家所及故大夫
長葛鄭伐已之故報怨於
圍其邑經年乃取著其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左
不盟曰平胡氏曰平者成
相結解釋仇怨離宋魯之
戰于狼壤止焉元魯及宋
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
與鄭有宿怨明矣五年

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
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
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未納為成耳謹按莊鄭之
平非有講信脩睦之心而深納為合黨敵宋之計
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繼以納枋而未即求許所
以為敗宋入許之權輿魯隱亦入於其術中而不
悟也故惟胡氏之說為得春夏五月辛酉公會齊
侯盟于艾艾杜氏曰泰山左氏曰始平于齊也秋
七月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
事則書其首月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
正也有事不月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冬宋人取
長葛宋自去冬圍長葛經年不求保其土地莊
民反交結於魯以天子方伯同列求保其土地
宋稔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之日終受鄭莊報
復蹇國喪師以深誅也及其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姊伯
年于父母之國媵不書此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
之五廟雖紀侯卒而歸于鄆以奉宗祀沒其身而
後已聖人以其賢可以厲婦行將有未必錄其
本是變例而特書之蘇氏所謂賢而得書者也
滕侯卒滕國今徐州滕縣也不名史闕文不書葬
禮弱其君雖同宗之親同盟之國而詳矣夏城中丘
會其葵春秋深著其臯胡氏論之詳矣沂州臨沂
中丘杜氏曰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即今沂州臨沂
縣魯無敵國外患之警盛夏興役事無故之工築
妨農害民非人君之心也春秋重民齊侯使其弟
力之意程子及泰山孫氏言之詳矣齊侯使其弟
年來聘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
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
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
遽遣使於魯以結好忘春秋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
黨故觀年之聘則仇春秋書聘之大義植同列之私

第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
政鄰國一使之愛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
啟年之子無知篡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
私而失親親之義故不書公之子而特書其弟以
年而著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辯也公羊以
為母弟稱弟程子力辨秋公伐邾于宿公伐邾為
之學弟不可不深考也秋公伐邾于宿公伐邾為
宋討也○夫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
之盟睚眦亦可和矣親此而虐彼苟欲悅宋而忘蔑
足以及見書為宋討邾之旨矣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鄉士凡國伯爵杜氏曰汶郡共縣有凡城
今濟州黎陽縣之境魯隱即位未嘗朝聘天子而
遣使聘之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日此隱州二年或
失王體矣戎氏之別種周襄入居中國者也楚丘
今我本昆吾之縣漢為梁國已氏縣此非衛之楚
丘杜註之非也○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之地主
之臯大註程子曰以歸則非執入宿有失節之臯

蓋以者左右之而為之以者亦聽左
右故凡言者多責其降服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相見以謀事也左氏以為齊人欲平宋衛于鄭本
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今以事理觀之宋衛本
無隙而與鄭為深仇今欲成于齊故相見以謀
之耳必無齊欲平宋衛于鄭之事也觀此齊遇止二
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春秋之所惡也
也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枋未賜族枋鄭朝○宛鄭大夫
方祀泰山之邑杜氏曰在費縣東南今沂州之屬
縣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屬
枋易許田故師有朝宿之枋以凡諸侯有泰山之
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枋以凡諸侯有泰山之屬
之邑以供朝方岳之祭祀魯周鄭桓公後也故成王
賜許田於王畿之內為朝宿之邑鄭桓公後也故成王
也故賜枋於王畿之內為朝宿之邑鄭桓公後也故成王
子無復枋於遂各以其所近之邑相易侯不朝王母弟

鄭伯輸平之時先以禘歸魯蓋鄭所以固魯之好而末敢及禘其辭則以為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所以免魯人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則於許田也觀此鄭莊之不憚委先祖所受王邑則於人以合黨締交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而後日會防之役卒使魯隱間齊於宋以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許田於魯春秋特書此以成敗宋入許謀遂視君父之尊貴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以成其交征利之計所以見鄭莊為庚寅我入禘此因鄭使人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既不以力得則當如齊人歸我濟西田不必書入禘可也書入者難詞又貪利忘上其惡大矣據有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會不名史闕之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欲成于齊而齊侯從其請而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會之盟至此則三君共要質于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盟之後齊

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脩睦之事成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列數三君而及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見勝言哉以是參盟之書觀庶乎可八月葵蔡以見當時之事實而推聖經之旨矣春秋以公書所宣公蔡自共侯至桓侯書於史記者其君皆稱侯以著臣子之私謚其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公羊穀梁作包來按浮來莒地名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傳以成紀汲汲於盟詎以國君之貴屈已而不明大義故猶汲汲於盟詎以國君之貴下比小國之大夫降班失列而不自知特書公及以著非莒人之敢敵諸侯螟蟲所係故特書食冬十公蓋自失人君之體也侯螟所係故特書食冬十

有二月無駭卒

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

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

氏胡氏曰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孫之子與稱公之子其孫也而

而身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類是也古者未賜族

必求賢德不必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此二置卿

所以子之書名也其後官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至以

卒書公之子而賜之族使之世為大夫故春秋於其

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

此也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

按春秋無駭之卒與季友仲遂之卒實因卿大夫

之告終以謹世變所以著無駭挾之卒未賜族不為

薄而季友仲遂之恩實過於厚過若隆於恩厚而

先王之禮毫釐之過則生亂啓釁

常必由之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是季字○程子曰王法

脩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春秋諸侯不

刑而反聘之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為周公之

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

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

公之臯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寅三月建

劉向曰是時雷未可出電未可見雷電已出見則

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

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

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

之感難也胡氏曰按春秋凡書災異不言事應而其

者則可考而見矣挾卒挾公穀作俠不爵大夫也

具存明天人之際○襄陵許氏曰七年崇

夏城即中丘而伐邕書不城即而後伐宋公不務崇

德脩政以戒蕭牆而念外人未之有秋七月冬公

非干時動衆恃城保國亦已未矣秋七月冬公

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傳宋

之伐宋以入邾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

今按魯隱六年受輸平八年而歸宋自防其心

之矣況六年受輸平八年而歸宋自防其心

已深故外為平宋之形鄭復以不防其心

則興兵有名而其義亦可以招齊於隱公遂以

不齊僖皆瓦於宋而為防之會假此名義以動齊心

俾齊僖皆瓦於宋而為防之會假此名義以動齊心

以為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見其名而不察其實

故書之如此殊不知鄭莊公特假此以誑齊魯耳

觀拒五年繻葛之役則宋殤不王豈至如宋莊之

甚手故不辨左氏之役誣不足知鄭莊魯隱之心

而防之聖人書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會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程子曰三國先遣將

也翬不稱公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菅宋地凡

戰詐戰曰敗公蓋不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郟防

齊鄭二國譎以敗宋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邑○傳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

防辛巳歸于我○今按鄭莊以齊之背宋從已魯

之力也故得二邑而不取俾魯取之春秋以二邑

非魯之版圖而遂有之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而擅

捷之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秋宋人衛

也此胡氏所謂內小惡直書而不隱者

人入鄭傳○秋七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

鄭○今按宋衛乘虛以入鄭鄭莊勞民以

務外而不知守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其國之故也

戴公穀並作載○戴國舊城在今開封府考城縣

傳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

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程子曰戴鄭與也故三

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
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
邲子傳討違王命也程子曰討不伐宋也宋以公
矯假以逞其私忿耳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薛夏奚仲之後國都

謂朝魯也○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
朝也此乃間於天子之事而講之穀梁氏謂考禮
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凡諸侯朝各書之若穀伯鄧
侯者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葛及
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不當
也今隱於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
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之
志已驕一且朝西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而受
之非獨驕也志荒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
矣死亦宜乎
縣東有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曰熒陽
月字時來今屬鄭州會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許今潁昌府長社縣書及內

鄭伯伐許庚辰傳於許瑕叔盈取鄭伯之旗螯旅
以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
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既伏其辜雖君有命
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
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胡氏曰隱公即位十
年未嘗朝聘而受天王之柄為入而伐人忽天
祖之以致求賻擅征伐之柄為入而伐人忽天
皆桓而隱公之大惡也然則不可揜矣故春秋所
於桓而隱公之大惡也然則不可揜矣故春秋所
是而非之迹施於前成敗之不可揜矣故春秋所
可非之迹施於前成敗之不可揜矣故春秋所
多功慮淺而數得意也備其四境禍反在內可不
衰與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在顯史而在
蕭牆之內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書君薨必詳其地
者不瑕辨其正不正而不忍言者蓋弑也
者君弑臣子當戮力討賊以復君父之讎故未

討則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傳公
以見其臣子之不忠孝而忘君父之讎也○傳公
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
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
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寯氏立桓公而討寯
氏有死者胡氏曰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臯
也致桓弑君幾不早辨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之
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是猶豫留時辨之不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弑
魯史見文必以實書其日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
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削舊史斷
自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國史一官之
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國史一官之
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
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
復讎之義非聖人
莫能脩謂此類也

